秦漢書疏

秦書疏卷之二

明武昌吳國倫校

齊

顔斶

對齊宣王

宣王曰王者貴乎士貴乎顔斶對曰

士貴耳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愧下學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曰無形者形之

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明學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爲本雖高必以下爲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歟非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歟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

辭宣王

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

不全觸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盡忠直言者觸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而辭去

蘇秦

說齊宣王

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絶清河涉渤海

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
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
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
琴擊筑鬬鷄走狗六博蹹鞠者臨菑之途車轂擊
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
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
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
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
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
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以危亡隨其

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經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柰齊何而欲西而以事之是群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

張儀

說齊王連橫

天下强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無過齊者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說而不顧萬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謂齊西有强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衆兵强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勝名而有亡之實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也猶齊之於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

存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
弱也今秦楚嫁子取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魏
効河外趙入朝黽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
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指摶關臨菑
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
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

淳于髡

對宣王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寡人聞
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

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

淳于髡曰

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至睪黍梁父之陰則郄車而載耳郄卻也言多獲車重不前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無鹽女

對齊宣王

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

外有三國之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黄金白玉琅玕龍疏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謟諛强於左右邪僞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流湎以夜續朝女樂俳優從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

蘇子

說齊王救趙

秦攻趙長平趙請粟於齊而齊不聽蘇子謂

齊王曰

不如聽之以却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矣且趙之於齊楚隱蔽也猶齒之有唇也唇亡則齒寒今日亡趙則明日及齊楚矣且夫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金喻宜救之急夫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趙威却強秦兵不務為此而務愛粟則為國計者過矣

田需

對管燕

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與我赴諸侯乎左右默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

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鵝鶩有餘食下宮糅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爲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尹文

對齊宣王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

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書曰睿作聖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

陳軫

勸齊王合三晉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

古之王者之伐也欲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强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

山東者彊秦也不憂彊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患天下爲秦相割秦曾不出力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邪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南面而孤楚韓梁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

願王孰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爲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

說昭陽息兵

昭陽爲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軫爲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爲上柱國爵爲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

何也曰唯令尹耳陳軫曰令尹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爲公譬可也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巵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巵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巵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爲名亦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猶爲蛇足

也昭陽以爲然解軍而去

魯連

諫孟嘗君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連謂孟嘗

君曰

猨獼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鼈歷險乘危則騏驥

不如狐狸曹沫奮三尺之劒一軍不能當使曹沫

釋其三尺之劒而操銚鎒與農人居壠畝之中則

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

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

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報者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

楚

莊辛

諫楚襄王

莊辛因楚襄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佚侈靡不顧國政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去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揜於成陽於是使人徵莊辛於趙曰寡人不能用先王之言今事至於此爲

之柰何莊辛曰

臣聞鄙語曰見兎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蚉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天童子方將調鈆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

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鱔鯉仰嚙陵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摇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碆盧治其矰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被礛磻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

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巳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塡黽塞之內而投巳乎黽塞之外

宋玉

對楚襄王問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

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翺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

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楚人

說楚襄王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楚人對曰

小臣之好射鶀鴈羅鸗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伯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鶀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郯邳者羅鸗也

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
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
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
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
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
壞矣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
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
越矣膠擊郯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綪繳蘭臺飲
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
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碆新繳射噣鳥於東海還蓋

長城以爲防朝射東莒夕發浿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翅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爲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碆新繳涉鄳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爲大鳥負海内

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

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　鼓

𦔠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夫先王

爲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

尚有報萬乘曰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

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爲

大王弗取也

中射之士

說楚襄王

有獻不死之藥於襄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

之士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

田贊

對荊王

田贊衣儒衣而見荊王荊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贊對曰衣又有惡此者荊王曰可得而聞邪對曰甲惡於此王曰何謂也對曰

冬日則寒夏日則熱衣無惡於甲者矣賛貧數衣
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厚無敵而好衣人以
甲臣竊爲大王不取也意者爲其義也甲兵之事
折人之首刳人之腹隳人城郭係人子女其名尤
甚不榮意者爲其貴耶苟慮害人人必慮害之苟
慮危人人亦必慮危之其實人甚不安之二者爲
大王無取焉

唐雎

說春申君

齊人飾身修行得爲益然臣羞而不學也不避絕

江河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而善君之業臣聞之賁諸懐錐刃而天下為勇（孟賁專諸不待盛兵而即稱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梟棊之所以為能者以散棊佐之也（博頭有刻梟鳥形者散為衆棊大一）梟之不如不勝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為天下梟而令臣等不散乎

明汗

說春申君

春申君召門吏為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

明汗曰

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胕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外阪遷延負轅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羃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掘穴窮巷沈洿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祓僕使得爲君高鳴屈於梁乎

秦書疏卷之二 終

奏書疏卷之三

明武昌吳國倫校

趙

蘇秦

說趙肅侯

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遊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為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

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若出辭斷絶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弒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

臣之所以爲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絶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爲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

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為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

亡之機固已形於胷中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併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愒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熟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

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强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之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刳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絶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絶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絶其後韓守城皐魏塞其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

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

說韓宣惠王

韓北有鞏洛成皐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胷近者鏑弇心韓卒之劒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賻鄧師宛馮龍淵大阿皆陸斷

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㕽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劒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以爲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皐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爲鷄口無爲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

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

仇赫

說趙武靈王

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强此天下之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也弱而不能相一是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也是臣所謂山東之憂也虎將即禽禽不知虎之即已也而相鬬兩罷而

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已決不相鬬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已也而尚相鬬兩敝而歸其國於秦智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闚於周室甚惟寐忘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今攻楚休而復之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爲兄弟之國必爲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已必入於秦秦有謀故發使之趙以燕餌趙而離三晉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

王入秦秦楚爲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割挈馬兎而西走秦與韓爲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以秦之强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割挈馬兎而西走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案環中趙矣以强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割必深矣國之舉此臣之所爲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爲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戍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秦見大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即多割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

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

蘇厲

上書說趙惠文王

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農夫登年穀豐盈衆人善之而賢主惡之今足下功力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陵於韓也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主前專據以秦爲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爲餌

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恐天下之驚覺故微伐韓以貳之恐天下疑已故出質以爲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伐韓非秦所急恐趙不以為德故終伐之然不取其地故曰實伐空韓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必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是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今燕盡韓之河南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三百里距於扞關至於榆中千五百里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邦屬而

壤挈者七百里秦以三軍强弩坐羊腸之上卽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句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踰句注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燕唐曲遇此代馬胡駒不東而崑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從於强秦與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五國之王嘗合横而謀伐趙三分趙國壤地著之盤盂屬之讎柞卽酬酢之誤五國之兵有日矣韓乃西師以禁秦國使秦發令素服而聽反溫軹高平於魏反三公什清於趙三公當是件誤此王之明知也夫齊韓事趙宜為上

交今乃以郄罪取伐（郄抵同當也）臣恐其後事王不敢自必也今王收齊天下必以王爲得齊韓齊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齊韓義王以天下就之下至齊韓慕王以天下收之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群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

荀卿

對孝成王

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利也所行攻奪變詐者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

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耶之長刃

嬰之者斷兌則若莫耶之利鋒當之者潰圜居而方正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案角鹿埵隴種東籠而退耳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又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

再對孝成王

將死鼓馭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而上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犇命者不獲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扞其賊則是亦賊也以故順刃者生蘇刃者死犇命者貢微子開封於宋曹觸龍斷於軍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

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上下相喜則慶之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

虞卿

對趙孝成王

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

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

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

再對孝成王

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讐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

王於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嫌於王也從秦爲嫌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

趙括母

上孝成王書

括不可使將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

賜金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

毛遂

與楚王決從

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

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

馮忌

諫平原君攻燕

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

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

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
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守而
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然者攻難而守
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
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强燕是使
弱趙爲强秦之所以攻而使强燕爲弱趙之所以
守而强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此乃强吳之所以亡
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

魏

吳起

十

對魏武侯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

乎河山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

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

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

羊腸在其北脩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

而右大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

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

之人盡敵國也

魯共公

擇言諫惠王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

魯君興避席擇言

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强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

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

惠施

對魏惠王

臣聞之王者得度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

非臣之所謂也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固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鬬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為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

公叔痤

辭魏惠王賞

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橈而不避者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為也前脈地形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爨襄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

可也誠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爲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

蘇秦

說魏襄王

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鄢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郪東有淮潁煮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絶輷輷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

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耻之臣聞越王句踐戰敝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群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群臣之言事秦

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内劫其主以求割其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綿綿不絶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蔽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

蘇代

說秦王

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為說

秦王曰

臣聞之忠必黨黨不必忠今臣願為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臣又恐趙之益勁也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

退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爲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言魏相見害於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也我趙之謀臣自我也則上有野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大王欲完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爲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爲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

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得尊焉今我排難於秦兵爲招質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生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過其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言甚降下於王）則是大王垂拱多割地以爲利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

孫臣

說魏安釐王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

而講孫臣謂魏王曰
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群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奸人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窮是薪火之說也

魏無忌

諫魏王

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

故無忌諫云

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毋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群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

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爲
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
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
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
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
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得閼與之事秦必不爲也
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
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
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
不爲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左蔡右召陵與楚兵決

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
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
秦固有懷茅邢丘城垝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
危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
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久矣
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
而亡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
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
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
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于今秦七

攻魏五入囿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
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
北至平監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
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
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
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從之
不成也已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
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為天下鴈行
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
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

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
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
共伐韓而又與彊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
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甯使道安成
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
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
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衛大梁河外必
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
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爲臣不久矣

燕

郭隗

對燕昭王

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巳者至（謂道可以百於巳亦至矣）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十巳者至人趨則若巳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呴藉叱咄則徒隷之人至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

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馬之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

張儀

說燕王

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主以其姊爲代王妻欲

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廚人曰即酒酣樂進熱歠即因反斗擊之於是酒酣樂進取熱歠廚人進斟羹因反斗而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摩笄以自刺也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知也且以趙王為可親邪趙興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乃郤以謝趙王已入朝澠池效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且

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征伐今大王事秦秦王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西有彊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

樂毅

報燕惠王書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

聞賢聖之君不以禄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

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
南使臣於趙顧反命發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
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
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
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
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
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
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
侯臣竊不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
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

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群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脩法令慎世孽施及乎垊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

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

秦書疏卷之三 終